

最坏的日子,最好的时光

简平

我是很偶然地被查出罹患胃癌的,当我在医院里拿到病理切片报告后,这才将自己的情况通报给了家人。我表现得相当镇定。但是,当我想着要不要告诉妈妈的时候,突然间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妈妈已经七十五岁了,我的患病会不会让她太过担心,甚至带去打击,而她能不能经受得住呢?我揪心极了,最后,我与家人商定,暂时瞒住妈妈。可是,当我动完手术回到家里时,一打开楼门,便听到妈妈的声音从四楼楼道上传亮地传了下来,“你们回来了是吧,我已经等着了!”听见这声音,我心里既欣喜又非常不安。我至今不知道妈妈是如何得知消息的,我曾经想问,但始终没有问,那是因为我早已有了答案:母亲的心是与儿女牵连在一起的,一悸一动,都会感知——母亲是天生的儿女们的先知先觉者。我见到妈妈了,她微笑着,看不出一点担心、焦虑的神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待我在床上安顿好,她像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样,用手背试了试我的额头。这时,房间里开了空调,温度很高,可我感到妈妈的手却凉凉的。她在我的床边静静地坐着,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以后每个星期三都会过来陪你,一起聊聊天。”

3月14日,又是星期三,妈妈照例一早就来了。一进门,她就说今天太阳很好,有点春天的感觉了。等到大妹妹也来后,妈妈说,我们一起去大宁灵石公园走走吧。见我有些犹豫,妈妈动员我说,不要一直待在屋子里头,出去晒晒太阳,心里也会开朗起来的。我不想让妈妈有太多的失望,也便答应了。妈妈非常高兴,可我还是打抖了。于是,妈妈一边安慰我,一边与大妹妹一起帮我穿上两套棉衣棉裤。我臃臃肿肿,拖拖拉拉地出了门。妈妈和大妹妹站在路边,扬手招呼出租车。虽然我还有些不情不愿,但这毕竟是我手术之后第一次去公园。三月中旬的上海,春寒料峭,北风犹劲,但在大宁灵石公园内,我真真切切地看到满眼都是爆出嫩芽的垂柳,不由得想起李白“春风柳上归”的诗句。妈妈指着天空问我:“你看到那片云了吗?像不像一匹匹马?”我仰起头来,看到湛蓝的天上万马奔腾。我现在知道了,妈妈是很喜欢看云的,她觉得云海辽阔,瞬息万变,神奇莫测,给人带来许多的惊喜,而那些祥云还昭示着平安和吉利。我在万马奔腾中真的听到春天的脚步声了。我想,这个特别寒冷的冬天终于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炎热酷寒,妈妈和大妹妹每个星期三都雷打不动地跑来看我,我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她们为了我所付出的一种努力,尤其是妈妈,她的努力中不仅包含对我的关爱,其实



图为简平和他母亲的合影 作者供图

也是怀着深切的担忧的,但她总是表现得那么隐忍。这一天,当她们关上门离去时,我突然感到是那么的留恋。回想起来,在这一年间,我只有一次送过妈妈回家,因为那天大妹妹有事先走了。妈妈起先不让我送,但我坚持着,她只好接受了。我送她到21路无轨电车站。我们一路上说起了我年仅53岁便去世的爸爸,我说人生五十其实到了最好的年华,生活、工作和事业都在顶峰了。妈妈说,所以你要珍惜这段时间,一直好好地走下去。我们坐在车站的完全没有人性化设计的无背细窄而且竟然前倾的铝合金椅子上聊着天,我看很长时间车子都不来,而等车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扬手招呼出租车,可妈妈却用力地把我的手臂掰下,坚决不肯打车。后来,车子终于来了,我看着她挤上公交车,直到车门关上,启动开走,我才离开。我一路走回家去,泪水不断地落下。现在,妈妈和大妹妹又把我拦在屋里,关上门离开了。我先是门上的猫眼中看着她们下楼,然后奔到朝南的书房,等待她们出现在小径上的背影。我目送着她们远去,我看到妈妈满头白发,步履缓缓。我真的无法相信,这竟然是妈妈最后一次如约前来。

一周后的那个星期三,妈妈打来电话,说她今天不舒服,小妹妹将带她去医院看一下。第二天,也就是12月6日,小妹妹打来电话,她声音颤抖地告诉我,妈妈已经做了检查,结果是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并转移到了颈部淋巴,医生预估只有六个月或一年的生存期。我听着,浑身发抖,继而哭出声来。天真的塌下来了。我好不容易刚刚要走出艰难的一年,可是,那敞亮的日光竟是如此短暂。面对我的忧心忡忡,妈妈却表现得十分镇定。她完全不像我在动完肿瘤切除手术后那样,陷入忧伤和绝望。她对我们说,不要慌乱,看看能不能动手术,如果能动手术就最好了,不能动也没关系,我已经活得不算短了,而且还活得很好。我后来常常想,要是妈妈没有这样的从

容沉着,我将会是怎样的不堪一击。

事实上,我始终感到内疚和不安。整整一年来,妈妈一直在照顾我,我却没能照顾好她。我知道肝病一般都源于积郁太深,我生病之后,妈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悲伤,她总是给我以最温暖的微笑,可是,谁能知道当她回过身去,不会为我而忧虑重重?我在医院见到妈妈的时候,我很想同样表现得异常镇定,但我的哀伤被妈妈一眼洞穿。她将我招之身边,用平静温和的声音对我说:“你要记住,千万不要为我担心,不然,我这一年也就白费了。”听了妈妈的话,我渐渐平静下来,我明白我必须收敛起自己的哀愁,和妹妹们一起为妈妈的治疗而努力。我在心里说,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让我妈妈看到我的灿烂的微笑,要让妈妈天天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让妈妈比以前活得更好,更有生活质量。如今想来,我和妈妈在医院里做出的最重要也是迄今唯一可以被认为是最正确的决定,便是要外出旅行,看山看海看云。我们都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而且完全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和满足。妈妈说,我山都爬得动呢。我和两个妹妹都夸她太棒了。于是,住院期间,妈妈在我大妹妹、小妹妹的掩护下偷偷地溜出医院,去出入境管理处一口气把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全部办好了。后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陪妈妈去了北戴河,去了常州老家,也去了香港和台湾,还去了日本和韩国。

一晃,又到了12月了。这个月份对我和妈妈来说,总是一种特别的时间提示。我动完手术进入第三年后,定期复查由每三个月拉长到每隔半年。由于复查项目较多,来回跑医院很折腾,所以,索性去曙光医院浦东分院住院检查。因妈妈也要定期复查,我干脆每次住院就把妈妈带上,妈妈也欣然同意,两人一起住院也算有个搭档。得到医院通知后,12月10日上午,小妹妹开车送我们去住医院。妈妈事先跟我说,能不能向医生提个要求,她

想住一号病室。妈妈的眼光真好,那是整个病区里最大的一间病房,只有三张病床,所以显得特别宽敞,而且无论房间还是盥洗室全都朝南,阳光充足。因为是我拉妈妈来陪我一起住院的,我当然得想方设法满足她的愿望。所以,我们住院简直就像预订宾馆酒店一样,早早就跟医生预约了,哪天有病床空出来,就哪天入住。因此,妈妈如愿以偿,她的床位是一室二床。我则与妈妈隔了一个房间,是三室九床。这次复查,我被发现肺部长了个结节,医生对我说,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今后三个月就要复查一下。妈妈的检查报告也出来了,显示肝部肿瘤大了一些。我去妈妈那里与她讨论治疗方案时,病房里正好没人,两位病友一个去放射科做检查,一个去理疗室做治疗了,妈妈忽然将我招到跟前,对我说:“我告诉你,其实,我自己是晓得的,我明年下半年肯定是要走的,所以,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已经多活了不少日子了,可以了!”妈妈跟我说这话时,面带微笑,气定神闲。我和妈妈一共在医院住了十天,我看到妈妈除了吃东西太少,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好的精神状态。

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12月18日,我们没有向医生请假,偷偷地溜出医院,打车去了附近的张江镇——后天,12月20日,是妈妈虚岁八十,实岁七十八的生日,我决定提前悄悄地为妈妈庆贺一下。冬夜里的张江镇更加静谧,偌小的镇子格局不大,也少有行人,却照样灯光璀璨。我们先去了街边的一家蛋糕店。妈妈自己挑选了一款巧克力小蛋糕,她说,我们两个吃不下太大的,何况我们都有糖尿病,要控制甜食。我说,一切都听你的。我们提了一盒小小的蛋糕,然后去了那里装修得最豪华最时尚的一家咖啡馆。我们一格格地踏着楼梯,走上咖啡馆的三楼。宽敞的大厅里就我们两位客人。妈妈环顾四周,最后挑选了一个视野开阔的临窗的座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闪烁的霓虹灯,以及轻声开过的单轨电车。我将妈妈自己挑选的蛋糕放到桌上,再插上并点燃一支蜡烛。我让服务员将灯光调暗。瞬间,摇曳的烛火放出大光明来,闪耀着特别温暖的光芒。我们要了两杯热水。白开水在透明的水杯里显得格外晶莹,跳跃的烛火映在上面,像是镀上了一层暖暖的金黄。我们举起杯来。我对妈妈说:“祝你生日快乐!”妈妈则对我说:“祝你身体健康!”就这样,我们在自己缔造的最优雅最诗意的氛围中,快乐地享用了两个人的烛光晚餐。

这是我独自为妈妈庆贺的她的最后一个生日,如今每每回想起来,心里总是泛起无限的温馨,那么一点烛火总是在我回忆的时候,幻化成满天的星光。